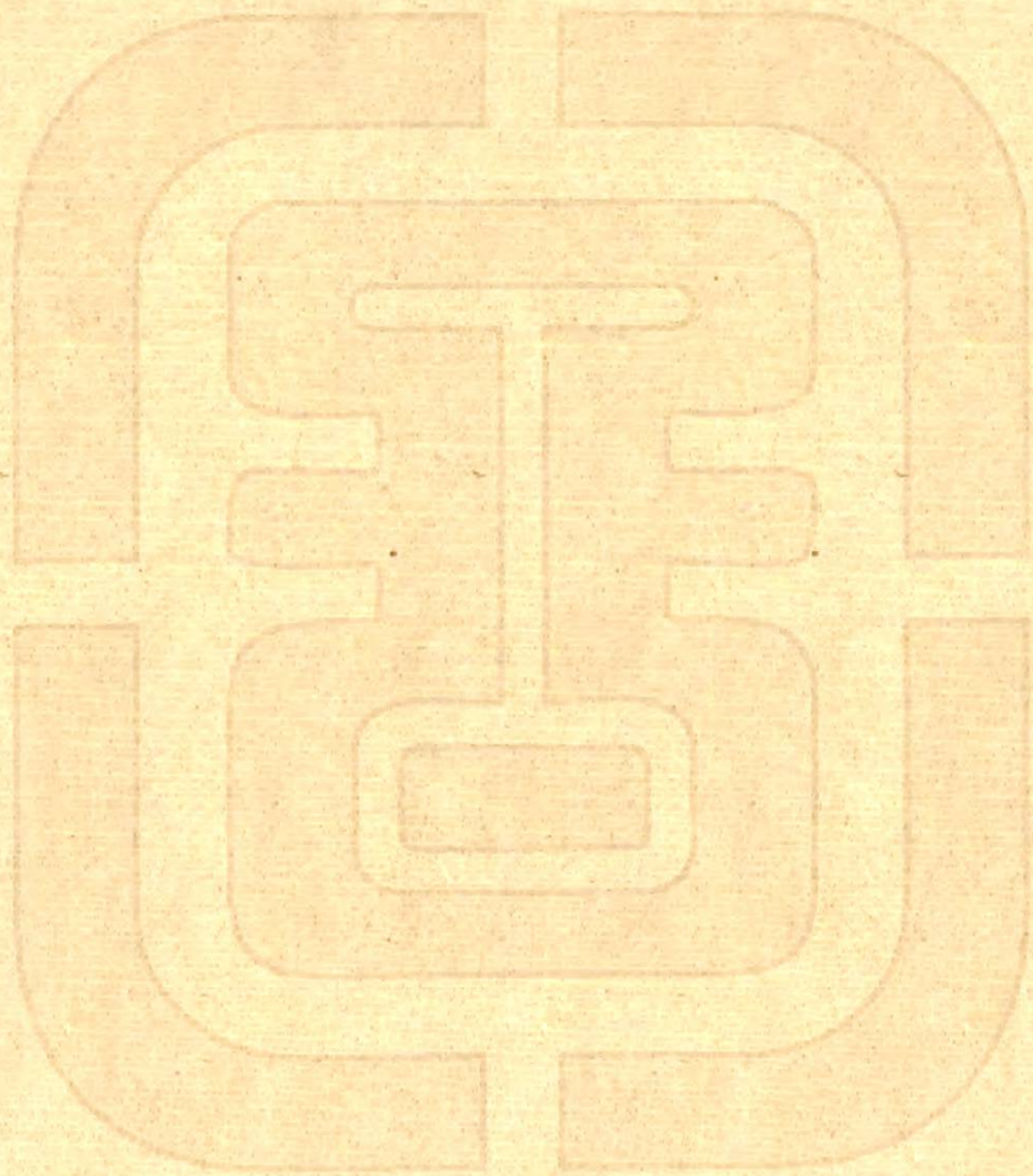


舊京遺事



吳江史玄弱翁著

舊京遺事 一卷



重輯史弱翁趙少文二先生遺詩叙東湖三子吳長興外史弱翁趙少文二先生是長興就義少文已前卒獨留弱翁貧病以死遺書盡落似續無人當時莫不悲之余少徵文獻素慕長興之為人周諮博訪迄今十稔果獲其集刊之獨史趙諸作依然無覩良用慨焉雖然古今來魁奇豪杰生前名位赫耀死後泯沒弗彰其間何可勝道矧在諸老

舊京遺事

吳江史玄弱翁



京師大城一重，周四十五里，城九門，周正如印，南頭正陽崇文宣武三門，東頭朝陽東直二門，西頭阜成西直二門，北頭得勝安定二門，大城內為皇城，皇城六門，大明南向直正陽門，東安直朝陽門，西安直阜城門，北安當得勝門，大明東轉長安左門，西轉長安右門，於京師正中皇城內，樹色菁葱，罌金雀，人騎馬上可望也，城外紅舖七十二，禁軍守之，皇城內為宮城，八門，正南第一門曰承天之門，二重門，曰端門，三重門，曰午門，午門魏闕分焉，曰左掖門，曰右掖門，正南有五門也，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元武，周迴紅舖三十六，亦禁軍守之，城河繞焉，皇城之內，其山萬壽，其水海子，其田西苑，萬壽山俗云煤山，聖上重

舊京遺事

雖歷千劫不可磨滅者耶，今史趙完帙，即不復得，然散見故節，畧可搜討，因刊吳集，急為董理，附而傳之，庶尚慕長興其人，固是及于子，而當日東湖倡和，相期慷慨，亦得彷彿其萬一歟，丁未六月

九日，登高於此，海子即太液池，西苑有幽風亭也，宮城亦云紫禁城，處皇城南隅，留都皇城，偏京城東南隅，宮城處皇城北隅，規制大於此，偉麗不如也。

按唐東京宮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高四丈八尺，西京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回十三里八十步，高三丈五尺，宋東京宮城，周回五里，舊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宋初號曰闕城，亦曰裏城，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號曰外城，亦曰羅城，吾皇明南京，有外羅城，北京惟南外城，無羅城也，初太上居南城，垣墉峭密，及復辟之日，令人椎壞南城，語曰，我得出此城而帝天也，噫吁而返，故今惟玉河橋北，皇城豁達如洞，雖每歲修理城垣，而此未嘗敢議版築之事，志太上皇之興於險難矣。

南京帝王廟十五帝冕旒塑像，惟羲農存太古之形，軒皇始爲文明之飾，餘以世次遞遷，皆南面，北京帝王廟設主如南京，兩廡祀古聖賢名臣，其數風后力牧，臯陶伯益，夷夔龍伊尹，傳說周公，太公召公，召穆公，張良，陳平，蕭何，曹參，周勃，馮異，鄧禹，諸葛亮，李靖，房元齡，杜如晦，李晟，郭子儀，張巡，許遠，潘美，曹彬，岳飛，韓世忠，張浚三十四人，舜之五臣，稷契以殷周之祖，不與，而傳說召虎，及諸葛亮，郭子儀得專祀其臣，高宗宣王宜祀，而限以世三代，非聖人不登俎豆也。唐元宋高，其臣爲有休烈，進退宜矣。廟在阜成門內，南嚮景德街。長安中勳戚邸第，在東安門外，中官在西安門外，其餘卿寺臺省諸郎曹在宣武門，冠蓋傳呼爲盛也。

萬歷以來，諸皇親四十家，三十家爲太后家，后家，妃家，主家，諸家，李誠總屬慈寧

### 舊京遺事

二

家，歷年最久，餘則神廟，昭妃劉家，繼祖貴妃鄭家，養性以次爲永寧，新城兩主家，又次爲太康，張國紀家，嘉定，周奎家，皆太后后家也。妃主家數稍踰，無容屈指，而太康，嘉定兩家，及熹毅兩朝東西宮數家，聲勢稍近，炙手熱人，嘉定伯起布衣，太康伯起諸生，熹廟東西宮爲某爲段，毅廟東西宮爲袁伯田諸家，皆無寵衰悴，惟都督田宏遇倚勢貴盛，行者側目，嘉定伯嗜財，住海岱門新房，放債諸貧民，收其息，寢室積錢常滿，太康伯自以起諸生，頗去貴倨，敦尚儒雅，傳呼用甘蔗棍，如文臣之三事，朝賢相與往來焉。諸太后太妃家無復勢，分爲駙馬家，是皇家貴主，尙託體於霄漢，時王駙馬昺，雖錮廢高陽里籍，萬駙馬煒年七十，猶管領大漢將軍，冉駙馬悅孔，齊駙馬贊元，鞏駙馬永固，俱食祿奉朝請，而鞏所尙主，則光廟李選侍所生，熹廟之皇第八妹也，號樂安公主，善吳裝，行步

容與不爲鳳女之態，性溫柔少妬，駙馬府深邃秘密，公主獨好張街，遇有吳中士夫在京，必邀其宅，嘗到府，茶果談讌，每入禁中，先皇與之飲酒投瓊，篤天妹之禮，西京許史，洛都馬鄧四家，皆以后族憑陵，當代先皇，雖寵愛田家，而一門之盛，未有過於嘉定，金昌士夫，因而倚託，兼葭者不少也。

按永寧家仕大將軍將軍者八位，嘉定家十位，劉昭妃家四位，鄭貴妃家亦四位，慈寧太后家六位，又劉岱家九位，楊光夔家六位，餘家不過兩三位，或

一兩位，而駙馬侯拱宸之子昌胤，遂改文秩，仕工部郎，相承駙馬尙主，尤用勝主之保母，得與聞行其罰，惟鞏駙馬與朝賢盡日而歸，主歡然不問，鞏亦自能詩歌，善書畫，風調流連，足爲天家之令婿。

田皇親居第，在西安門，即太監王體乾之舊宅，都人稱爲鐵獅，故元貴家門前獅也，今在田家門云，皇親女爲西宮，皇貴妃善大書，能鼓琴，聖心鍾愛，皇親持

舊京遺事

親恃其貴，溢氣勢奢華，是以園亭聲伎之美，傾甲於都下，然性侈蕩，好招諸朝貴飲，酒再行，主人老，不任勸酬，頽唐徑醉，諸妓歌喉檀板，輒自出簾下，諸朝貴無分司洛下之才，而踰言驚滿座之放，是以長安諸外戚，雖以意氣自豪，亦頗譏田家家法之不檢，皇親於辛巳年，以進香普陀爲名，道經吳門，漁獵金昌聲妓無已，竟以此失歡，皇上壬午皇貴妃薨，田家稍稍戢然，貴妃之恩禮踰數，與神廟之鄭貴妃埒矣。

毅宗烈皇后周氏，鍾祥茂苑，天啓中選於龍邸，時皇太后崩，神廟劉昭妃主太后事，中宮之政，稟成於張皇后，烈皇后聖質端凝，少頎頎之美，張皇后欽遲之意見於色，端昭妃曰：今信王殿下，睿質方冲，黃花女得婚姻配合，自然長大，合得配信王，贊襄之下，乾坤因而定位矣，初嘉定伯以窮售醫，而醫頗不售，家尤

日窮，皇后玉體從容而定，初無金張四姓之心，及進謁至尊之前，神人佑助，國色朝酣，見者識其有鳳翥之貴矣。崇禎元年，聖上即祚，皇后正位宸極，甲申之變，遂爲一代烈母，體泉芝草，豈偶然哉。

按凡聖上選婚，一后以二貴人陪升，中選之時，皇太后以青紗手帕，以金玉跳脫等事繫其臂焉。若不中選，則還其年月帖子於淑女之袖，仍侑銀四十兩幣八疋，登時送回，此祖宗常制矣。

毅廟東宮袁娘娘騎馬射箭，西宮田娘娘能書鼓琴，中宮周娘娘質厚少文，以恭儉起關雎之化，宮中翕然從風。

京師擔水人皆係山西客戶，雖詩禮之家，擔水人皆得窺其室，是以遇選采宮人，大興宛平二縣，拘水戶報名定籍，至今著爲令焉。

舊京遺事

四

西市在西安門外四牌坊，凡刑人於市，有錦衣衛理刑官、刑部主事、監察御史及宛大兩縣正官，處決之後，大興縣領身投漏澤園，宛平縣領首貯庫，所謂會官處決也。每臨決重囚之時，有棍四對導引，駕帖獄官素服角帶送之，獨戊寅失事，分別五案，處決多官，文臣自都御史顏繼祖張其平以下，武臣自正副總兵倪寵劉欽以下，及內臣鄧希詔孫茂霖等三十二人，一切伏法，於是自刑部街至四牌坊，悉有兵營環衛，巡警張皇。

皇上御殿候正刑書，催促如雨，平巾內官馬步回報，雖非鬼伯，而人命不得踰躐，觀者咸爲揮慟矣。赴法之時，薊鎮總監鄧希詔居首，高唐生員楊炯爲殿，刀林劍樹，布匝周密，又有東廠錦衣刑部多官貼送，蒿里薤露，死易生難，頗領此時之意也。國家用法，讞獄於三法司，是年以軍事失律，決於中樞，楊相亦自疏。

請歸於司寇，然皇上戮此三十二人，而御敵始末之局結矣。師出以律，否臧則凶，誰爲厲階，人命草菅，哀哉哀哉。

神宗時天下乂安，上高拱宮中，太監陳矩掌司禮監事，崇寬大，上性神明，委重於矩，矩兼掌東廠，但存相濟，於時東廠之緝事員役，亦平心與物，貌恭謹，甚嘗有宮婢以誑誤從皇城逸出，雖舉體男裝，而鵝鵝回步，時見其繡縞之裏，官旗聞而物色之也，矩奏上處分，然亦惡緝事人從此造端，不以爲善，故終以他事寘之於法，歲餘而官旗不敢吐一氣，蓋居京師者云，當時道路無警守，狗不夜吠，中秋月明之夕，長安街笙曲哀曼，宮城烏雀驚起復棲，二十年以前，太平景象，約略如此，顯皇崩，光廟早棄羣臣，熹廟即阼，逆賢竊弄，廠衛大播禍，追想神宗盛年，如東城老父述開元天寶間事矣。

舊京遺事

五

天啓中，逆賢以凶人濁亂天下，烈皇登極，振舉紀綱，頗濟以猛，自初元至戊寅歲，有繫事司寇之輩，法司因循，持議未敢殫究其辜，時來方燁以文選員外，註誤在獄，其門人黃景胤先以事繫告燁曰：某不肖，蒙恩於此三年矣，見吏部來者，十一人矣，因嘶喉咽不自勝，是年五月乙酉，上竟傳德音，一切肆赦，自大司空劉榮嗣而下，盡羈管於外，戴盆之士，咸頌述焉，初刑部獄有枯樹一株，狀獐獐如鬼物，縉紳或憂思，坐其下，未知何時得出，形家以獄訟廢興，或由枯樹去留，當翦伐，然群臣方在疚，刑官無敢以言請者，是年提牢主事某奮然翦除之，樹平而赦下，殆有數焉。

神廟至性天孝，朝慈寧宮，月以數四，雖聖體肥重，未嘗不膝行而前，忘其委憊，慈寧性豈弟，晚年尤憶外舍李家，恩澤殊厚，皇上體聖母垂念，便增歲祿米四

百石以終太皇之世。然李實不貧，園亭甲第，聲溢於都下。子孫風流蘊藉，言語文章，頗爲諸貴之所欽矚。天之所殖，人不能助焉。及先皇時，李氏門衰，霍家之車轄已無飛鳳，而宮禁遙聞，猶疑其有貴戚之富。崇禎戊寅，詔武清助軍百萬，於是李氏甲第售於人，繼以西直門之海淀，銖銖兩兩，不能滿其數。至於扇珥，佩幌諸小物，悉於廟市日懸價索賣。舊京遺老，追感松楸，霑臆於涇陽之情矣。上嘗登臺，而望見小民擔負，滾滾碌碌憫之，損其市稅十分之七。先皇時預徵民房，一季未及數萬，京師無田而房者失業。至於寡婦投繯而死，都人嗷嗷，怨聲滿道，以此知神廟之明德遠也。

京朝官端午賜食粽，重陽賜食糕，一費可七白金。食時助以酒脯，取沾賚而畢。諸臣享會之後，長班以餽餘納篋筐，與其官長矜寵御路，自皇極門至長安

舊京遺事

六

街馬歸洋洋，尋續不斷。余寅卯兩年中，惟見端午賜食粽一次，餘以經費浩繁，蠲除盛事，然非制也。

按餽餘遺歸，起於唐宣宗。宣宗宴百官罷，拜舞，遺下果物，怪問，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敕大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肉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懷歸。此則古者以帕而今以篋筐也。

神廟初年，先習趙孟頫字，其後乃好章草。先皇篤好二王，平常宸翰，俱極意做十七帖。寅卯之間，考選召對，所賜策題，俱御墨揮灑，有鳳翥龍翔之妙。天縱之能，聖祖神孫，其揆一也。

烈皇篤好彈琴，寅卯年中，嘗命司禮監丞刪修琴譜，內臣惟此一官，掌書畫文墨之事，是以國子監生文震亨，以琴聲音理，待詔內侍省焉。

京朝官過十月朔傳旨賜貂東貂紫西貂青然以金貂爲貴金貂黃非上不御也憲廟有金貂裘一色濃毛厚久廢御庫中烈皇儉德裁爲帽套二具非大朝會不御平居御門仍是紫貂耳

皇上所御冠向以內府監局成造烈皇儉德每冠只用金箔衎衎巾肆製用冠如常冠飾兩金龍以爲異宮中小皇子舊制戴元青縐紗瓜瓣有頂圓帽名瓜拉冠烈皇時一概用金箔衎衎冠也

祖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宣德四年命大學士陳山專授小使書今內使讀書之始也內臣二十四衙門惟司禮監非讀書不任而掌印稱內相其體如外閣臣而權任過之獨留都高帝神靈所棲今南京守備衙門坐猶不設几或遇有文書則使人手把宣念退公堂乃敢據几用筆垂裕之遠如此

舊京遺事

七

內書堂宣德中創建以教內臣讀書選年十歲上下者充補始自大學士陳山爲之師今以翰林詞臣教習不列銜官名者治之也每學生一名各具白蠟手靶龍掛香以爲束修之敬所讀之書故事給百家姓千字文及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寫字給刷印千家詩神童詩影本蓋畧取識字不甚於悖高皇之制垂世守焉自內臣起立文書房秉筆出差要有章奏內書堂學生皆有私書自讀原給官書具文而已內臣鐘鼓司專一統領俳優如古梨園伶官之職成化中阿丑以譎諫知名於後舊止有打稻過錦諸宮戲

按宮中西內秋成之時設打稻之戲聖駕幸磨旋臺無逸殿親賜觀覽鐘鼓司飾農夫販婦及田官吏徵租交納諸艱苦民瘼事以寓獻替祖宗示稼穡艱難於其子孫也又有過錦之戲百回每回百餘人有引旗一對鑼鼓送上

百姓情僞之態備焉。蓋祖宗恐子孫生長深宮，以上當諷諭，啓其知外事，慮至深遠已。神廟時，始特設玉熙宮，近侍三百餘員，兼學外戲。外戲，吳歙曲本戲也。光廟喜看曲本戲，於宮中教習戲曲者，有近侍何明、鐘鼓司官鄭隱山等。

凡內臣姓朱者，皆改姓諸族，無刑人之義也。內官宮人私侍，名爲對食，又稱菜戶。

順天宛大三學，每科舉歲考之年，則有秀才，列名譽籍，送謁之時，儒巾藍襖，披紅騎馬，自文儒貴姓之家，其儀無以相過。惟中人子姓，或乃秀才在前，而內官蟒衣送之，在外如驕其親，如矜其黨，聚觀者如堵焉。長安名路冗惡，惟秀才是讀書進取，街坊男女，便謂是衣冠不雜，而縉紳中，名場素擅，遂有造爲壘斷，便

舊京遺事

誘使執經，於是中人子弟，有爲朝士門生後輩者，不少矣。

逆賢之時，黨人之禍，烈焰於漢，旣以紅丸挺擊移宮，鉤致黨人，著爲爰書，崇禎之末，未之改也。逆賢正罪，然後黨人之籍，始澄清之。然附麗於賢，因以鉤致黨人者，朝廷頗無由而問。會太監劉若愚註誤季實糾參周起元之案，愚無以自解，乃備陳當時之始末，著其書曰酌中志畧，欲皇上追念於前時，上覽之，戚然改容，有憫若愚之色矣。若愚闖而髻，以此自異，在獄中著書，乘間投上書，中有黑頭爰立一篇，蓋指涿州馮相，然有兩本，今文古文，隨門戶爲升降，而上所覽，則今文焉。上之初立，手平大難，下詔毀三朝要典，令甚嚴，旣而門戶角逐，銳意消融，好觀書，自三朝要典，暨酌中志畧，必以參內臣顧問，初時志畧秘密，士大夫竇爲異聞，後流傳稍廣，上法網高張，若愚免絞，士大夫之用刑反酷矣。

京師諸曹，職業煩猥，然官方不以曹務爲事，處安居尊，優游宴樂。神宗時，士大夫文酒從容，雅歌宴會，崇禎中，黨人大起，縉紳之賢，講求門戶，而曹司之務，旁委盡廢。鳴鷄之辰，騎馬出街，營求塞路，天將明，則有客到門，送迎盡日。及夜，又有呼盧鬪彩之會，飛觴引滿，耗竭神情。雖職司章奏，無慮萬端，亦但主吏奉行，官曹初不會省視。至於太常鴻臚等衙門，諸凡祭期朝儀，當預疏奏聞者，俱有現成本子，以存故事，或堂吏誤書，本官止罰月俸，吏問擬罪名，其爲盡如此而已。

長安街冠蓋塞途，惟相公傳呼之最遠，行者皆引馬避道。夜歸，火光照路，行者候其光遠，乃敢策馬而前。臺省諸曹，候問必以夜，蓋相公暮歸也。長安街委巷有傅家園，是尙書傅公永淳別業，宴客之辰，未嘗演曲唱戲，亦恐相公聞聲以

舊京遺事

九

成其尊貴之體爾。

士大夫短封，度詞，四字出孔平仲，談苑作瘦詞，非。起自崇禎中，內主不稱名，客不稱字，隱語射覆，得書者以意譯之，答書如其來焉。短封初用三寸白鹿楮，後用竹楮，寸復減其半，寸楮可作書千言，囑數事。余聞神廟又安時，士大夫馳使入京華，以黃袱裹送書吧，望門投遞，風習相安。及先皇朝，懲逆賢貨賂之病，邏者嚴緝，士大夫至於毀滅禮數，苟且不端，而除目之價，反高張之，借功令之嚴，以成苞苴之濫。世道懸絕，亦江河之下也。

京軍每年以十月朔頒給神襖，神襖取諸東南外廨，費官帑銀，不知幾十萬。然諸軍惟拳曲臃腫厚絮，蹣跚無禮。至上馬亦不能揮鞭而驚也。京師每一軍，必數處隸籍，如五軍三營，人刀圍子，食糧領布，隨營換易，及遇敵用師，不嫻攻守。

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強者走，弱者戮耳。大抵京師額兵幾二十五萬，神機等三營戰兵也，挑選備出征，其餘守兵數雖多，會莫辨其優劣，惟遇警則呼名上城，邏守分汛結營，或宿營宮城，防警夜禁，諸所云備禦城中者，無出於此。然率潦草具文，敷演如戲。如戊寅敵衆入據西安門，結營惜薪司前，惟張一青布幕，四周有刀杖數十件，兵將不知在何處，蕭蕭瑟瑟，冷無人也。又余所見巡夜官兵，平時隔數十家爲一隊，隊人數不知多少，大約有警增至五十人而止。夜初更提鈴唱號，彼此相聞，值巡夜軍至，察點一處唱聲，餘隊便傳唱屬和，如歌繁霜，哽哽咽咽，及軍主過去，自此便鼾睡無聲，一眠到曉，達辰復提鈴唱號一遍，官街走馬，而巡警者散矣。軍政如此，何以律衆。

京師諸火藥局，以王恭廠爲大，舊在城西南包家街。天啟乙丑，以藥發燬，今更

舊京遺事

十

西直門內改名安民廠，自乙丑到崇禎戊寅十四年，國家因仍舊貫，不爲改作。至是年六月二日，而安民廠燬焉。王恭廠之變，擊壞西城兩三條街，傷百許人，今周回可三四里計，自西直門門樓及城上睥睨一帶，無有一椽片堞者。民之所棲，亦烟井虛無，墻垣冷澈，其他造物以人命爲戲，不知紀極。又有槽焉，於時皇上閒居闕宮，驚而徒跣，皇三子跌蕩仆地，宮人披髮雙袒，奔迸四散，而中宮各宮之有戚畹者，無不宣差內官，傳呼慰問，平巾騎馬，緣道而不絕也。旣而詔科臣核査，發帑金五千兩，矚死者之室，且令羣臣修省重天變矣。安定門藥局在國子監之側，近附麗戶部草廠，是年八月七日，大祀先師孔子，師生不脫冕，遇災，其災小於安民廠，而延燒草廠，至累日夜火不滅，一炬之費，動累數十萬，金門之材具損矣，其民之罹於變禍者，上亦發帑金二千兩賑焉。是年火星再

失度。先後有藥局之警。至明年三月。盛甲廠復藥發。而諸藥局無不燬矣。國家十世宴清。京師數百里之間。物無夭札。民不疾厲。神熹之年。始不戒於火。而天降之災。風霆變化。日有其事。然在於今而尤烈。朝廷素有和戎之論。事見戊寅失事本末而戎狄無親。魏絳之功。徒增其懦。識者謂奸宄結連。宜有道以地雷引火之事。且物相感則變生。積氣蘊隆。金石必且銷鑠。以硝黃藥物。合而相聚於一窖。推之於積油浮麥出火。又有驗焉。人道邇。天道遠。我取其必實之跡。爲邇者書而已。

京朝官傳呼之體。五品以下單導。四品以上雙導。外郡縣府道駐劄衙門有隊馬單導。京師兵部大堂。及左右堂馬隊。亦雙。然今所見總不如諸大璫簇擁盛也。司禮掌印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前後馬隊幾及千人。小璫俱禿襟小袖。跟

舊京遺事

十一

隨左右。京城總捕太監馬雲程次之。戊寅用兵之際。群璫及兵部堂屬。巡視京營科道各建標。如大帥惟楊御史繩武。大帽坐馬作軍裝。餘人紗帽。公服如常日。

現外臣張蓋。京朝官張扇。自一品至四品。大小卿皆用貼金黑扇。次翰林六科都黑扇。又次六科左右散十三道御史六部屬及中行評博等黃油扇。扇之等三焉。外臣乘轎。京朝三品大臣乘轎。自四品卿寺翰林六科以至御史部屬乘馬。然四品京堂乘馬。而祭酒班小九卿之列。自順成街乾石橋以南造朝堂乘馬。以北進國學乘轎。司成教養人材。祖宗選當時鴻儒。或選真正之士充之。其體優異。諸寺無敢埒焉。長安中九衢相通。出入傳呼。自有體數。如四品以上名卿上街騎卒傳呼諸人下馬。而他卒傳呼人下驢。至如外臣以觀賀入京。自藩

臬以至郡縣有司，概無呼引，直素衣服，引馬避而已。武臣惟錦衣衛，比文職之翰林，體貌相倣。然自崇禎戊寅以來，文臣惟六垣，清顯最貴，十三道出差，加以戶部考察進京，大損威望。雖翰林載筆螭頭，最爲啟沃，近臣亦徒有空名，而擁虛器。蓋外臣皆得入相，大拜三事之途漸廣，史官循資歷級，漸不能爲仕宦之重矣。

舊制翰林由一甲進士及二三甲館選庶常吉士，外官知推考選，例授科道部屬，無選翰林者。自崇禎八年，上參唐宋建官之制，而知推始考選翰林。暨十一年，并考選在京之中行評博，而京朝官遂無不預翰林者。於是金華之席滿堂，玉局之座填階矣。然上憂考選之不公，令主者虛心詳慎，而人言雜糅，考選復不足依據，乃於四月庚申，召諸與考選者，赴中左門賜對，陰陽庇借，水落冰消。

舊京遺事

十一

諸人之窺意不成也。對訖，又試策一道，所作之文甚鹵莽。然上皆飾以羽毛，升之衢路。至五月壬申，授翰林十八科十二人，道二十四人，南道四人，餘人皆以次授部屬。三百年所無之異數矣。人臣入對法，當稱臣時，知推外官，草莽雲霄，俄遭宣答天威之下，捉襟露肘，至有自稱爲知縣推官，如屬吏之啓事於長官，然上性嚴和，亦錄其言，而蠲除其醜，有菁莪作人之道也。屠象美以行人奉使河南，上心喜悅，而某知縣大聲奏事，惟稱到任修理城隍廟，語旣非倫，擲揄不足供記注矣。天子臨軒策士，惟三年大比一舉行，所發題亦閣臣進擬，以備厥事。考選自來無召對，召對又不當有策問。逮戊寅己卯兩考，上皆兼而用之，策題俱親灑宸翰，不假手於諸臣。睿哲之朝，聖明之所獨覽也。戊寅年策問理財，暨己卯年敵衆新退補縫之事，時畧爲功。六月十四日，皇上因發題考選左懋

第等十六人曰。目今雖邊疆多故。整理爲先。或者內平寇以安民乎。外禦敵以自守乎。東復大寧以壯左臂。西恢河套以強右股乎。必如何始復祖宗之舊。兵必歸衛以爲軍。餉必歸屯以爲食。足兵必如何。始遵聖祖養兵百萬不費一錢之良法。諸臣各據謨猷。務期言必可行。行足爲法。逐件實對。勿作浮泛故語。勿爲虛套文章。或此數事之外。別有本圖。朕將以明切簡要。定諸臣殿最。策題云。而諸臣奏對者。盡未得要領。瀾浪成文。頗無救時眞際。初諸臣以戊寅之名對。皇上創厥典章。不爲舊貫。揣摩止吏部堂考之文。及十四年之早。皇上突然賜召諸臣。才具不多。所試方畧。與戊寅諸臣之召對。一無差異。故皇上恩澤無損。而所陳之奏對。皆乙之所考。殿最與部院原擬之升降。亦迥然懸絕。清途殊隔。皆諸臣自取。非皇上賤之甚焉。余又聞是時召對諸臣。頗失度。惟吳行人昌

時李評事近古條論軒翥。聖上於所試策。各加三圈。以示優異。獨推官張緒倫。以朝議方銅鈔以足軍用。實未知古無銅鈔之法。直以祖宗朝立法。最善爲對。上更不嗟訝。第曰。張緒倫錯記了也。祖宗原未有銅鈔。天顏之下。聞者幾至掩口。遠近相用爲雅謔。然至十八日。聖旨傳諭。則前三圈原擬科道者俱改部屬。而緒倫反得薦升臺班。聖心獨斷。閣下洪鈞。外朝莫有詳其所自者矣。

按祖宗朝考選科道畧。倣身言書判之制。凡書判入格者。以身言考之。吏部堂舊有祖遺奏事二道。一云後面跪的是午門外坐更將軍來奏。昨夜二更一點。有鑰匙四把遞出。當時遞進。引來奏知。一云。監察御史臣某人。欽蒙差往浙江等處公幹。事完回還復命。臣有題本進奏本文冊送科。每遇考選之日。吏部堂設高帝神牌。注授科者跪念前奏事一道。注道者念後奏事一道。

其辭各寓職掌，而皆有節奏容與，以觀其小心靖恭之意，自召對策問之例開，而前制廢矣。

輔臣由翰林舊章，率多久任，世廟以張璠等言禮進用，外臣入閣，皆以此爲端，神廟因仍舊貫，未之有改也。毅皇即位，舉立賢之典，事體數易，自元年至十一年五月，新舊閣臣三十餘人，始不久任，不專用翰林。張至發薛國觀，以一刑部侍郎，以一僉都御史大拜，由外官也。是年六月，再陟閣臣五人，惟方逢年由翰林禮部，自方而外，程國祥之戶部，楊嗣昌之兵部，由尙書，蔡國用之工部，由侍郎，范復粹之大理，由少卿，不獨外任，而且及於九卿之貳陪推之。時編簡皆得與名，人人負揆席之望，王途舛錯，爲貞正者見嗤也。戊寅以後，鼎鼐失和，楊自縊於襄薛，以嫌賜死，上起故相宜興公，虛己用之，然以敵讐聽裁，擎天之手無

力，社稷之事，亦由此而日淪矣。

奪情非古也，有軍興則奪情，楊嗣昌、陳新甲皆以邊撫奪情爲總督，而楊遂爲尙書，尋大拜，朝臣畏楊，默如寒蟬焉。時翰林修撰劉公同升編修，趙公時春、崇禎丁丑同年之鼎榜也，相傳廷試日，仗馬鳴，鼎榜出直諫，是科仗馬鳴時，趙祖文毅當神廟之丁丑，以爭江陵奪情受仗，而劉公文簡亦嘗上疏劾申文定公時行，兩公家門旣合，風調相同，目擊心歎，陳書備諫，沐浴而請，自分必得仗也，而上止嚴旨，謫官，薄示天罰，一言九鼎，皇心甚欽，囑焉。劉公在京，惟有一妾，慧而有操，公之上書，密切深隱，笑言無慮，而姬已慨然歎之矣。趙之夫人吳氏，舉家號咷，而公亦不以幾微之害動色。劉父故號東林先生，朝賢頗能知其端緒，趙公剛毅樸誠，率己意而上書痛哭，而門戶諸公，因以微辭籠絡之，公拂然見

於容不肯自趨范滂之黨也。已補福建藩臬首領，送者謂公以直聲動人，主行且召公大明，公正色曰：藩臬首領，法當得縣令，某則從朝廷遷序外臣，但謹爲奉職耳。烈皇之末，物望攸歸，兩公皆以本官內召，僕夫蕭然進路，翹首闕廷，而國家俄丁陽九之厄已。

帝王廟之二祭大祭也。乃余以二月上丁，觀察帝王廟，廟殿蟪蛄積焉。祭品用簷底兒陳設，座不拂，主不拭，塵埃平其間，游兩廡。他主序以世，獨夔龍之主，錯居於巡遠，太常無能更云。劉城云：余從觀昭陵享殿祭品，亦用簷底兒陳設，自傷草莽，臣潔清，不得與合。劉言凡祭大抵多同，駿奔臣潔在廟詩頌，並無人講明，又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此其爲大而已。

京師九門，皆有稅課，而統於崇文一司。原額歲九萬餘兩，今加至十萬餘兩。例

舊京遺事

十五

加也。各門課錢，俱有小內使，經筵收納。凡男子囊襍騎驢，例須有課，輪車則計囊襍多少，以爲算權。至於菜茹入城，鄉民亦須於鬢邊插錢二文，以憑經稅。小內使徑行摘之，彼此不須相問，甚可粲也。雞豚必察，不知何年經始厲階。今遂爲司農正賦耳。又長安大城內宰猪，例於諸門外屠割，入城每猪稅錢二十五文。終朝之入坊巷間民，暗計用猪多少，以占市事。壟斷之用術，不在商而在朝也。京師歲時紀麗，自元旦至十二月除夕，燕娛不甚分殊。獨崇禎戊寅，邊患薦臻，而歲時之禮稍廢。歲除之夜，街火無光，守警環衛不去。明年元旦之日，杲日在東，聖主不鳴鐘受賀，惟休沐諸黃門，給假無事時，繡衣紅蟒相慶，往來長安街，門廡蕭蕭，空中聞鷹隼聲，乘風高唳。三日之後，始見董侍郎羽宸，朱衣乘轎而歸，其餘卿寺諸曹，素衣角帶，不改常日之容華也。江南除夕，家以菱橘相餽。